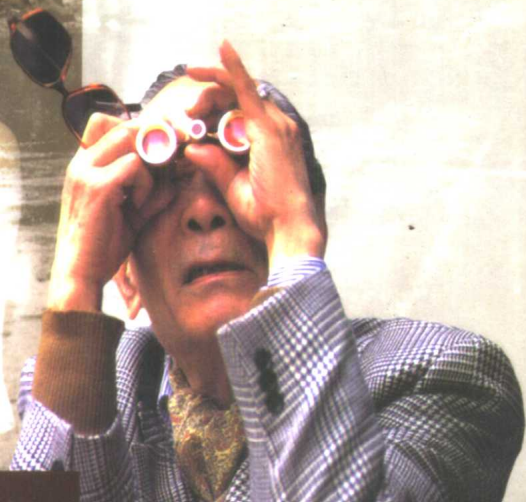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文奴

舒丽珍 /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文 蚁

舒丽珍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蚁/舒丽珍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

ISBN 7-80094-127-2

I. 文…

II. 舒…

III. 文艺工作者-列传-中国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26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昌平西贾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275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25.80 元

故事梗概

《文蚁》的故事发生在 90 年代中期春天某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协会。

一封匿名信引起文协机关不小的风波，信中揭露秘书长杨树以权谋私、任人为亲、包庇违法乱纪之人，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上百万元等八大违法乱纪问题。新来的党组副书记南天竹感到机关里的是是非非，扑朔迷离，秘书长杨树以主要领导人的身份要调查写匿名信的人是何居心；党委及纪委书记石流等人则反对调查写信人，主张核实有关违纪问题。其余各类人物对此态度又各有所向。南天竹进一步看到机关人际关系的复杂，在一些心灵扭曲了的人身上不时发生互相猜疑、利用、妒忌。在改革开放的工作实践中有人公然大胆地诈骗国家资财，向组织伸手要官当，在别人家庭中以第三者身份插足的人居然在机关里招摇过市，“文艺之家”个人承包后雇用三陪小姐，倒卖黄色录像带就发生在这些文艺工作者中的败类身上……一时间里文协机关闹腾得乌烟瘴气。

南天竹并没有为此乱了阵脚，他依靠党组的集体智慧，团结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各部门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思想工作入手，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曲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旗帜鲜明地支持正义、弘扬正气，在用车、用人、用权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坦荡的情怀对待同志和下属，赢得机关工作人员的爱戴与拥护；在文协机关树立了良好的会风，创造了和谐的工作气氛，化解了机关内部矛盾，带领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困难条件下，

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为工人、农民组织演出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赞扬，为文协增添了光彩，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通过这个故事颂扬了以党组书记南天竹为首的、党委书记石流、党支部委员、行政处长金大来、党组书记李冬青、新党员丁香等一批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文艺界服务的崇高思想，为 B 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心竭力做出的贡献。

书中也揭露和抨击了文艺工作者中的蛀虫和肮脏丑恶的灵魂，使广大读者对文艺工作者有更加周详的了解，从中获得健康向上的力量。

舒丽珍

1994 年构思于成都

1999 年 11 月完稿于北京劲松

2000 年 7 月修改于小庄

序

在电影里、电视剧里、文学作品里，最让读者腻烦的一句话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但是在我这本小说的《序》里还要腻烦下这句话——本故事纯属虚构。有人会问，你既然知道读者不爱听，你还说，这不是诚心给人添堵、对读者不尊重吗？不对！我对读者能看我写的这本有关文艺界的书，从内心是感激不尽的。我在文艺圈里工作了多年，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有关文艺工作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比比皆是。正因为有了许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动人故事，感人肺腑，因此，激励我要歌颂他们崇高的敬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勇于克服困难的表率作用和不为金钱所动容等等高尚的思想境界。构思出这本小说，难免有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相似之处，其实这只是一种巧合。所以我必须再腻烦您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特别是文艺界的朋友千万别对号入座，自寻烦恼。

人 物 表

罗汉斌，男，70多岁，文协党组书记兼文协主席，B市政协副主席。

钟大姐，女，70岁，对外友协离休干部，罗老的夫人。

南天竹，男，57岁，文协党组副书记。

白秀菊，女，55岁，B城文艺杂志主编，南天竹的夫人。

南楠，男，28岁，B城晚报摄影记者，南天竹的大儿子。

南兰，女，23岁，B城歌舞团独唱演员，南天竹的女儿。

南木，男，19岁，B城杂技团演员，南天竹的小儿子。

杨树，男，62岁，B城文协秘书长，作家。

杜三春，女，56岁，文协资料员，杨树的夫人。

杨柳叶，女，27岁，B城日报美术编辑，杨树的大女儿，南楠的女友。

杨槐乐，女，24岁，B城饭店服务员，杨树的小女儿。

汤姆·胡里敖，男，48岁，美籍加拿大人，杨槐乐的丈夫。

石流，男，56岁，文协机关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

关美霞，女，53岁，B城京剧团青衣演员，石流的夫人。

赵国庆，男，46岁，文协副秘书长，剧作家。

韩笑，女，53岁，外联部主任，市委领导干部的夫人。

唐菖蒲，男，68岁，联络部主任。

朱顶洪，男，53岁，文协人事部主任。

叶茂林，男，55岁，文协办公厅副主任。

吴花果，女，53岁，专业作家，叶茂林夫人。

金大来，男，37岁，总务处长，部队文工团转业。

段顺利，男，38岁，基建处长，转业军人。

大 徐，男，45岁，文协机关会计师。

于金秀，女，42岁，联络部一处处长，原评剧一级演员。

丁香，女，31岁，联络部二处处长，转业军人。

小 边，男，28岁，联络部三处处长，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

马桂花，女，40岁，联络部三处副处长，军人家属。

李冬青，男，35岁，党组秘书，丁香男友。

小 范，男，24岁，人事部干事，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

赵清宇，男，44岁，资料员。

龙柏韦，男，30岁，司机。

小 郑，男，31岁，司机。

何仁义，男，36岁，文艺之家承包人。

许山岗，男，离休干部。

常春藤，女，退休干部，反聘在资料室。

干枝梅，女，人事部干部。

马玉莲，女，医务室大夫。

宋汝芬，女，B城第三医院主任医师，叶茂林前妻。

夏天水，女，28岁，医师，业余作者，笔名海燕。

红 杏，女，30岁，著名演员。

花部长，男，70岁，吴花果情人。

部长夫人，70岁，B城妇联副主席。

金灿灿，女，30多岁，东北海滨人，叶茂林内侄媳妇。

开 场 白

90年代中期，华北一个暮春的早晨。

B城呈现出一片浅绿色，街道两旁矗立着错落的楼群，楼的四周有护栏，栅栏里面的草坪像地毯一样，上面开放着各种花卉。自从有了物业管理这个行当以后，楼间的绿地还真有人拾掇啦，那幽香的米兰、怒放的玫瑰、冰清玉洁的茉莉，各放自身的芳香，街头公园的水池里，透明的水柱从莲蓬头嘴里撒花儿似地喷出，溅出的水雾在金色的霞光中映出一道道彩色光环，给这北方的城市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公园里有不少离退休的老人在练“气功”，打“太极拳”，也有不少人在平坦的空地上跳舞。那些成双成对的舞伴，踩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让人们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在这些老人身上的延续。

林荫大道上的参天杨树，硕大的叶子油光发亮。山雀在枝头跳跃，不时地发出委婉的啾啾声。喜鹊也来凑热闹，欢快地喳喳喳喳几声飞走了，一会儿又来一拨，叫几声飞走了，给早晨走在路旁的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在这绚丽多姿百花盛开的季节里，随着社会改革的进步，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谊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各地，B城也不例外。无论是旧有的这个协、那个会，还是新近组建的，名目繁多的这个联谊会，那个研究会的民间机构，一股脑的都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然后风风火火的活动起来。

B城文艺家协会算是老资格了，它诞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十年动乱期间被搞散。“四人帮”垮台后，各种民间团体刚刚复苏的时候，B城文艺家协会也随之恢复。八十年代初辉煌过，后来由于领导班子频频更换，弄出不少笑话，并演义出了不少文艺界的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匿名信的风波	(1)
第二章	“权”是住房的条件	(16)
第三章	入乡不能随俗	(38)
第四章	无名河畔的友情	(59)
第五章	千里送冻鸡	(77)
第六章	谁应告谁侵权	(92)
第七章	管人事的不把“人”当事	(100)
第八章	职称与关系户	(119)
第九章	死神也不公平	(136)
第十章	秘书长的家事	(156)
第十一章	站在河边怕湿鞋	(180)
第十二章	大婆撒油满地抠芝麻	(195)
第十三章	“势在必行”还是“实在不行”	(221)
第十四章	死后写悼词没用	(235)
第十五章	叶主任的心态	(253)

第十六章	洋女婿登门拜访	(269)
第十七章	一切顺其自然	(281)
第十八章	文艺之家怎么啦	(297)
第十九章	现实和内心之间	(313)
第二十章	最不该模糊的记忆	(327)
第二十一章	用平常心看待一切	(342)
第二十二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359)
第二十三章	有钱难买“愿意”	(375)
第二十四章	用真心握住他们的手	(393)
第二十五章	心灵深处的震颤	(408)
第二十六章	一个多事之秋	(424)
第二十七章	第三者插足的官司	(446)
第二十八章	平安无事就是福	(460)
第二十九章	是非总该有曲直	(477)
第三十章	没有结束的尾声	(504)

第一章 匿名信的风波

B 城文艺家协会机关座落在 B 城市中心。南北大街，不宽的街面，是最近几年新建的一条商业街，街道两旁的人行便道上，本市的个体户和外地个体户商店一家挨一家，一户接一户，店铺一律是用铁皮组装的，灰色油漆刷成一种色调，店门上端编号明显，整整齐齐。只是经营的商品各有不同，服装、鞋帽、纺织、小百货、针织品、烟酒、饮食，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特别是卖服装的在店门前的小槐树上拉一条铁丝，上面挂满了新潮时装。牛仔裤、长筒丝袜、乳罩背心、三角裤衩也都挂在人行便道上像万国旗似的。人声、车声、叫卖声充斥着人们的耳膜，洋溢着商业街的气息。那呛人的炊烟夹杂着炸油饼、炒菜的油腻气味儿飘向文艺家协会院落的上空，弥散进办公室里。文协的班车每天早晚各一次从这条喧嚣的街道中艰难地穿行。今天早晨遇到堵车，班车开进文艺家协会机关大门已经迟到 30 分钟。纪委书记石流刚走下班车就感到机关大院的气氛不对，院子里、楼道间都有人交头接耳，好像出了什么大事。他随着班车下来的人正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在楼梯口碰见人事部主任朱顶洪，惊慌失色的一把将他拽住，问：“老石，你怎么才来？”

“堵车！班车过不来！”

“哎呀！老杨急坏了，让我下了三趟楼找你！”

“昨天谁也没说今天上午开会呀！急什么？”

“临时召开紧急会议！”

“那怪谁，堵车不是常有的吗？我要能长双翅就好喽，可以

飞过来。”

石流已是半百之人，性格开朗活泼，喜欢说个笑话，他带一副近视眼镜，黝黑的面孔，嘴唇发紫，烟瘾特别大，说笑话的时候，眼睛透过镜片紧盯住你，逗你乐了他仍然一本正经没点笑容。

朱顶洪也是年过五十，个儿不高，精瘦，眼睛不大但很敏锐，而且很傲慢。他看人有个特点，抬头斜视，可能是太自以为是了，不愿去仰视别人，又天生个子矮，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凡。他在文艺界算是个货真价实的“棒槌”，不懂文艺，对各种门类的艺术一窍不通，又没有什么特长，才能更是平庸。他调进文协机关做行政工作，后来秘书长杨树发现他脑子好使，执行政策偏左，让他管人事工作一定出不了问题，便调他到人事部担任副主任。正主任由秘书长杨树自己兼任。朱顶洪在文艺圈里对那些业务尖子心里一百个不服气，自己也想做出点惊人的成绩来，可惜的是“四人帮”倒台以后，不时兴天天抓“反革命”了。眼下发现了匿名信，他想大显身手，比谁都积极。他拽住石流的胳膊，嗔怪地说：“都什么时候啦！你还不着个急儿！”

“出什么事啦？这么紧张？”石流说：“我可还没进办公室呢。”

石流被朱顶洪半推半拽地走上楼梯，直奔二楼会议室。

朱顶洪看看后边没有人，悄声而又神秘地告诉他说：“发现一封匿名信！”

“咳——我还以为发现一颗定时炸弹哩！”说着手一抽，甩开朱顶洪。

“你去看看吧，秘书长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就差你老兄没到了。”朱顶洪说着又使劲推了石流的后背一把，使他加快脚步。

走进会议室，在坐的人并不多，但都是B城文协的首脑、权威人士：五个党组成员、三位正副秘书长、各部室负责人，总

共十五六个人。室内烟雾腾腾，气氛紧张、严肃、神秘，每个人脸上的肌肉都是紧绷绷的，连空气都像凝固了一般，似乎连呼吸也觉得沉重困难。朱顶洪进到室内挨着秘书长杨树坐定后说：“人都到齐了。”

石流见靠窗根儿有一单人沙发空着，走过去，屁股还没坐稳就听杨树叫道：“石流，你来晚了。你是纪委书记，机关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说怎么办吧？”说话间两张写满字的信纸传到他手里。石流接过信细细看来，信是用毛笔写的楷书，字体娟秀工整，问题提得明确、尖锐。标题是《致 B 城文艺家协会领导的一封信》，内容是：

一，秘书长杨树拉帮结派，利用职权将自己的亲朋好友调进文协机关，安插在重要岗位，加官晋级，来文协前的科级干部，到文协后立即成为正副处长，即使没有了官位名额也要给一个处级待遇，使文协各个部门官儿多，干事的少，形成“十羊九牧”的局面。完全违背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三令五申的选拔干部的政策规定，搞的是任人唯亲的路线。更有甚者将其原所在单位的司机和司机的老婆、哥儿们弟兄、七大姑八大姨，既没有文化又没有艺术素养的人，也调进机关当干部使用。

二，“权”“钱”交易，自杨树任秘书长以后，公开宣布：“拍我的马屁没亏吃！”会拍马屁的人积极行动，用公款为杨树购买高级住宅楼，并进行内装修，用公款购买、定做高级家具。杨树搬进豪华住宅后，认为拍马屁者有功，立即提升为局级干部。

三，杨树在文艺界根本不算是有特殊贡献的人，却利用自己的权利，把自己也列入国家奖励的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行列里，每月享受政府一级津贴。还让亲信朱顶洪多次向上级打报告要求给他享受部级待遇。只有

享受到部长级待遇以后，他才退休。

四，各级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是经过民主协商，人民群众的选举产生的。然而在文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选举，只是他们当权的几个人捏咕捏咕把名额分到自己的头上，像四马分肥似的各得其名利：秘书长自任是人大代表，两个副秘书长是政协委员。所以机关里的人都说他的人大代表是自封的，他们的做法玷污了选举法。

五，利用公款办个人展览，杨树本不是画家，但他要让社会上认同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大艺术家、文艺界大腕儿，一年前才拜师学艺，绘出的画尚在满纸涂鸦阶段，硬是通过外联部的关系，去国外办画展，还利用职权在国内开办画廊和他的专卖柜，以文协秘书长的身份标高价，造成恶劣影响。

六，姑息养奸，包庇坏人。用公家的财产、公家的钱把“B城文艺之家”“艺术活动中心”等承包给私人，赚钱是私人的，赔钱是公家的，让国家财产不断流失，损失惨重。

七，利用手中的权利，批准亲朋好友用公款出国旅游。为了报答教秘书长绘画的老师，批准其全家出国外带秘书和小保姆，所有花费一律用公款。

八，打击报复，排挤异己。杨树自从担任秘书长以后，便自以为是，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如果有人对他的作风稍有不满，他不择手段地向提意见人进行打击报复，即使符合条件的人也不给升级，不给定职称，不给分房以至不发展入党。

以上八条可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当中调查核实。鉴于杨树的倒行逆施，不但不检查自身的问题，反过来报

复提意见的人，但是我们相信文协党组，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写来此信为避免杨树等人打击报复，只好不写名字，请见谅。

信的落款只写“被遗忘的角落”。

石流看过信，心中骤然一惊，暗暗想道：“这是谁写的，很有胆识，真敢公开揭露领导干部中的问题。如果是男的，那是真正的男子汉，如果是女的也是女中豪杰……”不知不觉产生一种钦佩之情，但他没敢流露在脸上。抬头见有十几双异样的眼睛向他投过来复杂的目光，而且紧盯不舍，好像这封匿名信是自己写的或是自己知道是谁写的似的，心中很不愉快。将信放在面前的茶几上，没有任何表示，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牌香烟抽出一支，一按打火机点燃闷头吸了几口，顺手将打火机和那包烟放在茶几上。

秘书长杨树正是被匿名信点名道姓的人物，秘书长兼任党组副书记。他已年逾花甲，因为保养得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上七八岁。他本是个急性子，看了这封匿名信，列了他八大罪状，委屈加恼怒使他那张显长的马脸冲了血，宽宽脑门儿油光发亮，两边太阳穴的青筋也凸露出来。两只眯缝眼张大不小，稍厚的嘴唇门牙咬着下嘴唇，鼻子尖上冒出细小的汗珠儿。他满脸涨得红里泛紫，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心中的怒火更加难以控制。他也拿出纸烟叼在嘴上，连按几下打火机，总是打不着火，便将打火机摔在茶几上。

距杨树隔两个人坐的是办公室主任叶茂林，见此情景急忙欠身从石流跟前抓起那只打火机，打着火举着送到杨树嘴边为秘书长点燃。别看他自己不会吸烟，可是挺会侍候吸烟的人。

杨树连吸几口烟后说：“希望大家各抒己见，这到底算什么问题？”说完把目光移向身边的朱顶洪。他了解朱顶洪的脾气，这一目光转移，是在暗示朱顶洪：这样沉默下去能行吗？你怎么